

看報的本事

天河

長大了，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漸漸學會了怎麼看報紙：反著看、側著看、從字裏行間看、往字的後面看、往話裏面藏著的話看……等等，總之是不能只看字面，否則你就是一個童叟無欺的大傻蛋。

再一次的謊言大觀大概就數得上對法輪功的宣傳了。這一次我留上了心。第一個引起我注意的消息是中共中央發佈的命令，“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我用多年的經驗一分析，便知除非已經有了太多的共產黨員在煉，否則絕不會來這麼一條通令。下一篇特別著名的是《人民日報》社論“法輪功就是X教”。一看到這標題就想笑，想起了小時候很起勁地唱過的革命歌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但凡甚麼東西要加一個“就是”來拚命強調的時候，說這話的人就已經心虛得很了。

再後來報上說有 200 萬人煉法輪功。200 萬！確實多得嚇人。

忽一日報上又說，武漢破獲三個法輪功書籍銷售點，“非法”銷售收入達 1 億多。1 億多！甚麼概念？按一本書十幾圓計算，一個城市的三個點就售出書籍一千多萬冊，怎麼全國才 200 萬法輪功？

再後來報上又說了，200 萬煉法輪功的已經“轉化”了 98%，那麼也就是只有 4 萬還在煉了。過了沒多久報上又說中國人權代表團整了 160 多萬人的簽名到聯合國去，表示中國人民對鎮壓法輪功的支持。這時我便知道一定是外國人很不支持鎮壓了，否則對付區區 4 萬人，焉用得著 160 萬人去簽字？

我正自鳴得意自己的看報水平越來越高，豈知就忘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常在河邊走，焉得不濕鞋”，終於當了一回名符其實的“傻冒”。

這件事就是著名的“法輪功學員”“天安門自焚”事件。電視上冒

著滾滾濃煙的人體焚燒的鏡頭一出來，我就一陣噁心，再一看燒得滿臉是泡的小姑娘一聲一聲淒慘地叫著“媽媽”，我立刻就閉

上了雙眼，從此後只要一演“自焚”就堅決不看，心裏不免卻想：林子大了，甚麼鳥都有，或許煉法輪功的人裏，真有幾個“走火入魔”的也說不一定。

幾個月後，朋友給我一張光碟，說是“天安門自焚”真相。我心想，“自焚”就“自焚”了唄，人都死了，還有甚麼“真相”？朋友問，天

慢放鏡頭中，劉春玲後腦勺挨的那一悶棍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眼前——她分明是被那一悶棍打死的！而這個畫面是從中央臺的新聞節目中錄下來的！……

我的眼又一次瞪得像十歲那年一樣的大。不過這一次不再在心裏打寒顫，只是咬緊牙關，下定決心，時時提高警惕，決不讓這樣的傻冒事件再次出現！

機會又來了，“非典肺炎”“謠言”滿天飛。怎樣從報上得到咱想知道的信息呢？隨手舉例說明：

新華社 4 月 17 日消息：“教育部：防非典 高校可改變教學和學習方式”。甚麼叫“改變教學和學習方式”啊？這不明著說學校都已經因為非典關門了、而且一段時間內還得關門下去嗎？

新華網 4 月 18 日消息：“北京每日可向市民提供 10 萬瓶防‘非典’瓶裝中藥”。十萬瓶！得有多少人得病政府才會下這麼大狠心啊？

新華網 4 月 18 日「證券」欄消息：“牛市不可逆轉，‘非典板塊’有望走強”。乖乖！連“板塊”都出來了，還要“走強”！

所以呀所以，——白痴才會相信衛生部長張文康的“中國是安全的”！在危難之中，廣大人民群眾只有迅速提高看報水平，才能對瘟疫形勢

作出正確的判斷從而保命；當然最好同時在瘟疫發作期間，多睡覺少出門，多喝水少吃葷，多做好事少傷人。

現在報上又登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了。嗚呼！我們還能相信甚麼？

薩斯是非典嗎？

薩斯病，是世界衛生組織為最近出現在亞洲並且傳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種呼吸道傳染病的正式命名。英文縮寫 SARS(譯音“薩斯”)取自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全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薩斯是一種極為危險的傳染病，已經被國際社會看成是人類在 21 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而非典型肺炎並不是一種新出現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療的，而且很少有生命危險。

中國官方堅持使用“非典”的名稱，分析其動機，無非是為了打消外國人對中國疫情的疑慮，減少民眾的恐慌。

廣東官員和北京的報紙，不久前還反復強調“非典”並不可怕，已經得到控制，他們還從醫療文獻中挖出美國每年就有多少多少萬非典型肺炎的案例，試圖讓民眾放心。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廣東省衛生廳廳長黃慶道說，美國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 560 萬，住院治療的有 170 萬，死亡率為 5%，住院的死亡率佔 13%。言下之意，美國才是“非典”的發源地。觀察家指出，這些話顯然有誤導民眾之嫌。人們不禁要問，此“非典”是彼“非典”嗎，美國的“非典”和中國的“非典”是同一種病嗎？

天安門廣場那麼大，從來沒見人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在點火只一分鐘內就有幾十個滅火器、滅火毯、攝影師一起到齊？自焚的拍攝畫面遠、中、近景俱全，多部攝影機多角度同時拍攝，不是事先安排，豈能如此完備？是這個理兒啊！再看光碟，



十歲那年，正趕上七六年“四五‘反革命’暴亂”。“國家大事”一竅不通，一概不問的。

無奈家裏的牆破舊得不像樣，母親便搞了些報紙將牆壁團團糊上。躺在床上向這些報紙望過去，上面的字個個都認得，於是便一張一張讀過去，就這樣開始關心起“國家大事”來了。

報上說，“反革命暴徒”衝擊了人民大會堂，焚燒了軍車，等等。我看得咬牙切齒，怒火中燒，直到看到“解放軍叔叔”將“反革命暴亂”“平定”了下去，這才安心地睡去。

幾個月之後，牆上的報紙剛剛有點發黃，“四人幫”“粉碎”了；又過了幾個月，“四五運動”平反了。而後母親換了一批糊牆的報紙。

這次報上說，“四五運動”不是“反革命暴亂”，是廣大人民群眾自發紀念周恩來、不滿萬惡的“四人幫”的英雄壯舉，後面還附了好多著名的“天安門詩抄”，甚麼“於無聲處響驚雷”、“揚眉劍出鞘”等等，就是在那時第一次看到的。

我瞪著雙眼看著這些報紙，心中所感到的傷害和恐懼無以言表。如果這一次報紙上說的是真的，那麼上一次說的豈不全是假的？報紙居然會騙人？！“國家大事”居然說變就變？！

我不敢問母親，不敢問老師，甚至不敢跟我無話不說的同桌討論。我十歲的心打著寒顫，已經知道了這種事情是不可以隨便亂問的——世界很險惡，可不是甚麼童話故事。

SARS、人體和精神

(上接第一頁)

一個社會的政府首先應該重德，在對待這樣的瘟疫發生時，它首先應該說真話，把實情告訴人民，不致於使之蔓延，這樣就避免了人們在無知情況下傳播。

比如，我今天看報紙，一個護士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把病毒傳染給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死去了。第二個就是，可以讓人們知道其實人天生都

具備抗病的能力，這種能力基於你怎麼正確看待人自己。是把人看成是只具心肝脾胃的一個機體，還是看成一個既具有他的精神境界，同時又具備機體的這樣一個完整的人，因為這兩者是合為一體的，他們在互相起作用。雖然過去被忽略了，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已證實了精神對身體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讓你生，也可

讓你死。如果我們真正重視起來，SARS 是可以解決的。

E: 現在死亡率畢竟還不到 20%。

F: 它的麻煩是現在發現 SARS 病毒可以在人的排泄物中存活 4 天左右。

E: 這令我非常擔心，因為中國的衛生設施還相當不完善，比如一個大樓被隔離，那能隔離它的下水道嗎？

F: 非常可怕，這也是我想講的中國政府打壓法輪功的另一個罪惡，據我們實驗室研究出的結果，相當多的法輪功學員（我沒有研究全部，但有很大一部份群體），我知道他

們有一種免疫雙向調節功能，甚麼意思呢，就是當免疫反應過高時，它可以抑制它，使免疫反應不致於過高。當免疫反應過低時，它又可以提高它，使免疫反應不致於過低。是一種像帶有安全閥效果的調控作用。它把這群人打壓了，這麼多人在這個時候，如果煉功的話，可以起到一種保護，哪裏只是保護他們自己啊，當他們不得病的時候，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免疫屏障，可以保護更多的弱者，這是最痛心的，也是我最想講的。我想告訴的是，打壓法輪功，這是辦了一件多壞、多蠢的事，當瘟疫流行，我們最需要的是對病毒具有抵抗力的人。